

阅读随笔 宁波人看《繁花》，心绪千丝万缕

□丹虹

再回首，《繁花》已恍然若梦。30集电视剧意犹未尽，转身从书柜里抽出《繁花》原著。扉页上金宇澄老师的签名时间是2015年4月10日。

那天，镇海培菊图书馆举行开馆仪式，有一场当红作家金宇澄漫谈《繁花》创作的讲座。前一晚临睡，我偶尔看到镇海那边发的信息，便随手把链接转给女儿，问去不去。她回复：金宇澄？来镇海讲座？咋回事？去去去！她回应之积极令我略感意外：你知道《繁花》？她回复：废话，版权都被王家卫买去了。

于是，早上先去宁波书城买书，然后前往老家镇海。

新开的图书馆位于镇海新城行政中心商务核心区，与市民广场连成一体，属于镇海文化艺术中心东大楼，是新城亮丽的文化地标。这座富有海洋文化气息的图书馆，因由包玉刚先生胞妹包素菊和夫婿张培明捐资1000万港币，于是取其两人名各一命名。

那天，金宇澄就在这环境清静、设施先进的图书馆里讲自己在“弄堂网”上开贴写上海故事的经验，给老少文学爱好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启迪。记得他在谈到《繁花》一书时，令人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向传统致敬！”

七年后，当看了电视剧《繁花》

之后，才真切感受到这句话的内涵。也许，金宇澄到镇海培菊图书馆讲《繁花》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他应该也没想到这个图书馆捐助者及其家族的创业足迹日后会在王家卫导演的《繁花》剧中得以悄无声息地融合，就像“宁波帮”这个词在《繁花》中未曾出现，却让人感觉其无处不在的精髓。

当然，生活归生活，小说归小说，剧本归剧本，最后经王家卫导演精心加工打造后呈现给观众的电视剧《繁花》已羽化成蝶。回溯艺术之源，用我女儿在剧评《繁花落尽众生》中的话来说：“王家卫像阿宝一样在上海长租一家酒店的房间，神龙见首不见尾，在房间里把黄河路的资料堆得比山高，招来各路神仙高人出谋划策并厚着脸皮榨干他们毕生存货，就像在片场榨干每一位演员。”试想，在这种掘地三尺地毯式搜索淘宝中，曾经在上海滩金融商贸史上留下过痕迹的人谁逃得过？何况赫赫有名的包氏家族。

“船王炒饭”是王家卫的隐喻，用爷叔的话点破：“华人船王里面大部分都是宁波人，全都喜欢家乡味道。”宁波下饭乐胃，老底子宁波人特别怀念。我曾两次采访包玉书先生。一次是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举行奠基典礼，老人作为捐赠者成了我的采访对象。乡音难改，包先生是一口地

地道道的宁波话。当我历数他对家乡所做的一件件事时，老人摆摆手，叫我别提，说自家人做事应该的。后来，纪念馆开馆时，老人又来了，他说是要常回家看看呀。那次，在下榻的招宝山宾馆，老人点的几个菜是：冬瓜、毛豆、芋艿……

作家毛尖，曾在《我们宁波人吃鱼长大的》一文中写道：想起读大学离家时，外婆在大门口跟我说，想家了，就买条鱼吃，都是从这里游过去的。就觉得生为宁波人，便注定要吞吐大海的消息。

宁波人解乡愁的通行码是吃。“无宁不成市”，老上海宁波菜馆“状元楼”就有多家。除了吃，宁波人对穿也别具匠心，从前红帮裁缝撑市面，不然宝总哪来如此显腔调的三件套。

说起来，祖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在上海锦江饭店谋生，他过世早。幼时，我跟祖母去上海，最好奇的是第一百货商店的电梯，我上下来回要转几趟才肯息；还有在淮海路亲戚家住宿，抽水马桶总要多拉几下。到了花样年华，逛南京路最大的愿望就是买衣裳。回来，穿着好看的衣裙步行在小城里，感觉就像走时装周。

上世纪九十年代，可谓是人生的流金岁月。如今借着《繁花》的光影重温往昔，说不尽的千丝万缕。

书市扫描



《重庆谍战》

作者：孙志卫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月

自1938年武汉会战开始，国民政府军事当局觉察到日军的作战部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怀疑军队内部潜伏着日军间谍，于是成立了由军统骨干刘贤仿（中共秘密情报员）为组长的联合调查组进行秘密调查，最终破获了全部日谍。



《故人何在》

作者：丰子恺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2月

书中选取丰子恺散文中追怀忆旧的精华文章48篇，分为忆儿时、儿女、我与弘一法师三个部分，配以他“含蓄着人间的情味”的16幅美妙漫画，带领读者领略旧时光深处那些动人的人与事。



《岁月忽已晚》

作者：胡大雷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1月

本书的副标题是“古诗十九首里的东汉世情”。全书对《古诗十九首》进行了独特的解读，带领读者品味诗中“一字千金”魅力的同时，挖掘背后有趣的东汉文人故事，生动再现了他们的生活与情感。

励开刚/文

书写自己的历史

□俞玲莉

书评

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了传统模式的历史述说，所以读黄仁宇先生视角独特的《万历十五年》，会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如做切片研究般细致入微，如品读小说般亲切有趣。

本书的英文名直译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确实，这一年四海升平，并无大事可叙。可是，风平浪静的表面下是暗流涌动，千里之堤上已现蚁穴，1587年，不过是个引子。

固有印象里，皇帝君临天下、俯视万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是，了解万历帝的遭遇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万历皇帝出生后并没有得到祖父嘉靖皇帝的垂爱，5岁时才有了朱翊钧的名字，10岁冲龄即位，成长过程中身边有强大的管理团队，包括严格的慈母李太后、“大伴”冯保、老师张居正。举日讲，御经筵，读圣贤经传，在位前十年敬天法祖、励精图治，想开创“万历中兴”的局面。然而，他渐渐发现，自己接受着百官的俯伏跪拜，却并不能随心所欲，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受制于廷臣。他只不过是“活着的祖宗”，是道德礼教体系里的一颗棋子、一个木偶而已。除了宠爱的郑氏，没人注意到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然而，他死后并不能与此心爱之人并肩长眠。国本之争，更是压死这位皇帝斗志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此怠政不上朝近三十年，也不再迈出紫禁城

一步，以“无为”对付所有的纠缠，成了永远走不出青春期的叛逆君主。

首辅张居正“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锐意改革，吏治上以考成法整顿官僚体系，财政上重整赋税，丈量全国田地，推行“一条鞭”法，军事上赏识和提拔戚继光等名将。“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张居正铁腕出击，意图力挽狂澜，但强势作风不见容于强大的政治体制，改革触动了文官集团的利益，他死后被弹劾在所难免，长期被束缚压制后集中大爆发的万历皇帝更是顺水推舟，向昔日老师作了最全面冷酷的清算。张居正生前有多荣光，死后就有多悲凉。

老好人申时行由张居正的推荐而入阁，以才干取得信任，他在“倒张运动”中并未借题发挥作为个人执政的资本，避免了愈演愈烈的人事动荡，堪称事功一件。他的风格是温厚谦让、避重就轻，是个和稀泥高手，他明晰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道德仁义是阳面，自私欲望是阴面。所以在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不断进行着调和，但始终没能使他在政治风浪中置身事外。温和的小修小补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国本之争是套在申时行头上的紧箍咒，越箍越紧，“首鼠两端”的态度也终于将他的政治生涯过早终结。

文官海瑞严于律己，苛于待人，他是传统儒家道德的楷模，推崇复古，主张恢复洪武时期的严刑峻法。然而个人道德之长，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对于文官集团而言，他刚正不阿，到处惹事生非，是一枚不知何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只可将之置于道德高台作为朝廷的点缀，而不宜重用之。武将戚继光，他的最大标签是“抗倭英雄”，其实其功绩远不止于此。重文轻武风气下，他有清醒的现实感，就像他主打“鸳鸯阵”，擅长各兵种协同作战，他也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种矛盾。然而，他还是把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给打破了，更无法逃避政治中的现实：与张居正的关系密切。树叶叶枯，一代将星在贫病交迫中逝去让人唏嘘，而彼时白山黑水间的新生力量正在崛起。哲学家李贽追求自由、特立独行。深受“阳明心学”支流泰州学派的影响，以心学反朱学，以佛学反儒学，主张“革故鼎新”，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是当时的“异端邪说”。其惊世骇俗的言论犹如划过长夜的一抹闪电，瞬间闪动了人们的双眸，但烟花易冷，力图以一己之力挑战千年传统还是势单力薄了，他的结局也就注定了。

皇帝、首辅、文官、武将、哲学家，书中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大明帝国这艘巨轮慢慢驶向没落，其中的人物再怎么努力地把戏唱下去也无济于事了，因为量变叠加已引起质变，结果不可逆。